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不需對話的族群分類－寮國北部的「人民」與「國家」

Separated Ethnic Classifications without Dialogue: On the " People"  
and " Nation" in Northern Laos

doi:10.6752/JCS.201409\_(19).0016

文化研究, (19),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2014

作者/Author : 謝世忠(Shih-Chung Hsieh)

頁數/Page : 333-36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1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1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Separated Ethnic Classifications without Dialogue:  
On the “People” and “Nation” in Northern Laos

Shih-chung Hsieh

不需對話的族群分類  
——寮國北部的「人民」與「國家」

謝世忠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想像的國家大城與心儀的世界文化—寮國北部Lue人的移向都市(2/3)」(98-2410-H-002-135-MY2)成果出版之一。研究撰文期間，承郭欣諭、吳宜霖、張嘉倩、蘇吟潔、楊鈴慧、及劉瑞超等多位學棣協助，謹致謝忱。另外，寮國在地各方賢達朋友不吝指點迷津，教導文化知識，貢獻特多，筆者更感謝意。

謝世忠，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台大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主委

電子信箱：tristan@ntu.edu.tw

## 一、前言

人類學在專研「原始」、「傳統」、前現代(pre-modern)及無文字(pre-literal)小班群(band)部落的基礎上，發展成一門以田野為基本研究方法的獨立學科。為何針對小班群部落？一方面因其小規模，故研究者較有機會全盤掌握運作過程，繼之即可深具信心地界定人類社會的全貌性質；另一方面，小群「原始」(primitive)，想像中較接近人類「原相」(human nature)，瞭解了他們，人類本質是什麼，也就呼之欲出了。基於人類學史上的前述經驗，人類存在的各類「原相」的確迷人，他們對學者所產生的吸引力，始終不墜。

基於上述的學科立論前提，族群或人們以傳統方式集結成群的自然分布狀態，係人類可能存有的原相之一。確定是自然分布狀態，而非現代國家強制排列組合（如日治時期以降，台灣學政兩方對島上原住民的族類認定，或泰國對北方非泰語系族群的「山地民族」[*chaw kaaw*]識別[Keyes 2008: 13-53; Buadaeng and Boonyasaranai 2008: 59-88]），才較有可能讓研究者放手分析前現代時期所形構之如文化生態學、族群／社群／村際／親族關係，以及民族動植物學等長時程傳統的議題。當然，所謂的「自然分布狀態」依舊是一可供挑戰的概念。不過，筆者並非二分式地主張經由現代國家之手操縱而成者是為「非自然」，而其他就一定全係「自然」。「自然」只是一強調性的詞彙，它反映了族群的區域性、在地性、甚或主位性的擇選事實。今日分布於泰寮北部的Hmong（中國人慣稱為苗）、Iu Mien或Mien（中國人稱為瑤）、Lisu（中名 僛）、Lahu（中名拉祜）等族，被認為係遷移自中國（謝世忠1994；McCaskill 2008: 279-282；Culas and Michaud 2004；Scott 2008。他們的移動有山田燒墾尋求新土地的需要，但最重要者仍是避離漢人勢力擴張和中國帝國軍事的壓力(Saetern 1997: 455-469)。不過，縱然Lahu專家Anthony R. Walker(1995: 326-365)直接以深具受壓制意涵的「第四世界」民族(the Fourth World Peoples)（詳參謝世忠1990a and 2012b）界定該等群體，各族或各部落村寨人群，至少在一百年之前，仍是自由地走動，找到新的自然安居之處（而不是被國家強制安插到某一地），直

到相當晚近之際，大部份傳統形成的聚落，仍存在於北東南亞各處。所以，例如，泰北山地族群，依筆者的認定，基本上就是一種自然分布狀態。直到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當代泰國國族——國家(nation-state)建立，國族以敵意眼光看待非泰裔居民（Keyes 1995[1977]；謝世忠 2002: 3-39；Kammerer 1989: 259-301），並深入管制原有分布狀態，其「自然性」才受到威脅。

筆者過去曾以「自然族群」和「官定民族」來說明社會主義中國的非漢人族系景況（見謝世忠 1989, 1993；Hsieh 1989）。當然，當時即不是天真的以為二分方式可以解釋一切。「自然族群」其實是相對於「官定民族」而成立的。換句話說，筆者深知國家深度進入非主體族群區域並強力干涉其身分認同之前，在地已有其各種複雜要素足以影響群體建置和交往狀況，惟這暫不在筆者各個與本文相關課題研究（如謝世忠 1989, 1993；Hsieh 1989）的範圍內。提出「官定民族」概念，係立基於當今社會主義中國的前提之下。有了「官定民族」之後，再前看民族界定以前的族群生活狀態，然後統稱其為「自然族群」，也就是中國官方進行定義之前的非主體族群或各類有意義之人群組合存在情形。

當下中國55個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即使部分的確有在地歷史性的識別基礎（如海南島在地歷史上就有黎人〔參謝世忠 2009b: 315-360〕，而今也官定了黎族；又，廣泛的西南區域近千年來即有苗人存在的地方知識〔參謝世忠 1990b: 373-431；1999: 319-355；芮逸夫 1972b[1964]: 159-176〕，而今也官定出了苗族），然絕大多數卻均是國家之手的排列組合結果(Harrell 1996: 274-296)。自然族群指的則是55族之外原來業已存在的認同單位，唯有經由人類學的細緻田野，方能發現它的所在。族群的自然分布狀態，除了存在於前國族——國家時期(pre-nation-state era)之外，另也可能是國族——國家當下的「地下認同單元事實」(ethnicity underground)（如中國今況），亦即，每人擁有一國家規制的民族和民族支系身分，但在日常生活場域裡，其他原屬自然族群範疇的認同，則不時出現來引導待人處事方針（參謝世忠 1993）。連中國此類強有力中央控制草根的國家，仍常見著非法政認可的族稱或族群感知(ethnic awareness)四處出

現，更何況部分政經財軍等體質較為貧弱的社會主義國族——國家，想必在其國力難及之處，應很容易找到它的公開身影。

大陸東南亞的內陸國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一般簡稱Lao PDR），相較於左鄰右舍的泰、越兩國，其國族——國家的力量顯得相當有限，可說是一典型的「體質貧弱」當代國家。寮學(Lao Studies)專家，多少都會提及此事(Rehbein 2007: 4-8；Pholsena and Banomyong 2003；Pholsena 2006: 43-64)，且以之為影響今日該地區文化或政經風貌的要因之一。簡單來說，如前述Hmong、Iu Mien、Lisu、Lahu各族，寮國也見分布。但是，國家之手尚無力伸入太多。像Hmong在印支半島戰爭期間，因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太過接近，而被共黨寮國政府特別盯住(Ovesen 2004: 464)，繼之規劃將其遷至可供監督之處，然最終仍因經費嚴重短缺而無力為之。所以，這些群體部落均仍處於自然族群分布狀態。不過，雖然如此，寮國當局絕非未在努力構造自己的國族——國家，其中，從博物館的建置及其內容呈現上，即可說明部分景況。

在本文中，筆者擬以寮北的大小城鎮各一為主例，說明該等地點自然族群分布狀態，以及兩個鎮區官方博物館的族群展示知識，並進一步討論自然狀態與官方知識實踐之間的相處議題，其中亦將納入首都永珍(Vientiane)寮國國家博物館(Lao National Museum)部分材料，以期尋求了解初階或弱體國族——國家無以展現力量時的「原相」。「原相」的獲解，形如「原始」部落的學術現身一般，學人們得以雀躍，而人類學的東南亞知識，即能據此繼續積累。

## 二、永遠的「三分」與朦朧的「多元」：寮國自然族群分佈狀態

中國官定了55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全國共有56個民族（謝世忠1989；Harrell 1996）。越南官定了54個少數民族，加上京族或越族，全國計有55個民族(Salemink 1997: 488-535)。中越兩國均為「實體性」的社會共產主義國家，國族——國家力量強勁，民族分類成

爲律法，傳統承繼的「自然族群」認同存在於地下，而且部分學者相信，它將日漸衰退(Harrell 1996: 274-296)。換句話說，人工的（即國家強力創制的族稱）會跨過自然的（即祖先傳承的認同表徵），後來居上，成了生活裡外的新族裔代表符號。不過，寮國此一亞洲國民所得居末的「窮國」，是一典型「虛體性」社會共產主義國家，國族——國家的作用因軍事經濟力量不足，再加上與泰國相若之較忽略當下時間理想生活目標的南傳佛教鬆散社會結構特質(Embree 1950; Winichakul 1994)，因此，在全國族群分類認定工作上，一直未能法政常效化（詳見後文討論），像中國一般的所謂自然與人工族群意識之爭，也就難以見著的了。中越兩國國家少數民族系統確立後，包括學術研究在內，多半即以之爲圭臬，而無意另外進行分項建置（按，台灣至少有芮逸夫教授先於中共多年，科學性的類分了中國民族，但，在中國民族識別體系建置並很快普遍化了之後，已很少人再去注意芮氏分類知識的存在了[1972a[1942]；謝世忠1997:319-355]）。然而，寮國的情況，則見各位學者協助分類，版本多種，而政府方面也不是沒在設法，但其所做分類卻無多大實體行政效益。

Joachim Schliesinger曾仔細考察寮國全境的族群種類。他表示自己大體上已走遍可以指認之處，不過，這位勤勞的族群分類學家亦承認，若欲百分百發現、識別、逢遇、及調查寮國各族群及其亞群，恐怕花上學者一輩子，都難以達成目標(2003: xx-xxi)。可見寮國族群類屬之複雜。族群複雜一方面令政府頭疼，始終理不清楚，但對學者（縱使相較於對泰國感興趣者，寮國研究國際專家仍相當有限）而言，卻極具吸引力，畢竟在挑戰高難度中，誰人優質，即可位升，成爲論解大家。過去超過半個世紀時間內，寮國政府以及各方旅行家、學術人士就不斷提出分類版本，直至今日仍未歇息。

法國「湄公河探勘小組」(French Mekong Exploration Commission)以兩年時間（1866年至1868年）完成了今寮國全境調查，提出了發現有20族的報告書。1882年Paul Neis在法國公共教育部支持下，率團考察寮國北部，發表該區共有8族的看法。約略同時，暹羅（今泰國）王庭英籍顧問James McCarthy也在同區進行調查，他的分類數爲15，倍多於Neis。此外，1877和1880年，則有Jules Harmand與Etienne

Aymonier分別提出寮國南部有21和10族的看法。1879至1895年另一頗富盛名的探險工作，即是由Arguste Pavie所率領的北東南亞考察任務(Pavie Mission)。Pavie自己整理出了18個族名，他的團隊意見，則分別有寮南的16族、全國的7族、寮北的22族等(Schliesinger 2003: 7-38)。

自二十世紀中葉寮國脫離法國殖民以降，由國家所主持或執行或提出的全國族群分類，往往不是僅流於「傳言」，明明分好了，卻遲不公佈，或者雖有分類，卻不具實質效用。獨立之初，有人曾聽聞寮王國宮廷官員將全國分成Lao Lue（或縱谷Lao人）、Lao Tai（或村寨Lao人）、Lao Theung（或沿山Lao人）、及Lao Soung（或山頂Lao人）等四種。1973年之時，又有傳說皇家政府已將全國分成58族，但這58族到底是誰，因從未公佈，始終成謎。1975年共黨革命成功，取代了王國政府，在寮國族群知識建置上，進入一關鍵的年代。不少人認為，新政府明確地將全國類分成Lao Loum（低地寮人）、Lao Theung（高處寮人）、及Lao Soung（山頂寮人）等三類，簡單明瞭，但相見於前述早在十九世紀就有數十族認知的觀念，以及王國時期58族的未明架構，三分法似太過單調。Schliesinger甚至認為，如此的簡化作法，根本是一個「民族誌的玩笑」(ethnography joke) (2003: 57)；後續的學者也多有同感(Moizo 2008: 97-115)。另Laurent Chaz'ee則指出政府此舉已有將少數族群納入國家/國族脈絡的意圖(2002: 6)（因為，無論怎麼分，大家都是Lao的某一類項）。

不過，三分類的課題，其實不是那麼簡單，它引起政治、學術、以及人民之間的對話角力，綿延至今，仍未見停止。筆者2003年在美國西雅圖南邊寮國人尤其是泰泐(Tai-Lue)集中之社區田野之時，幾乎所有知道我對族群議題感興趣的報導人/研究參與者，多會於很短時間內，就告之寮國有Lao Loum、Lao Theung、Lao Soung等三類人群的說法。由於三類人群清楚地分居於生態概念下的不同地理高度之處，非常具象，很容易理解，因此，報告者對於自己具備此一系統性知識，無不顯出滿意心情。到了2005年開始，筆者年年踏足寮國，所到之地，還是聽到不少三分的論調。可見該項全國族群分類方式，在地理學架構認知取向下，已成國民生活常識。

美國密西根大學語言人類學者Charles Zuckerman(2010: 13-18)曾就三分的由來專題研究。他表示，批判三分法者，不論是寮國官學二方，還是國際研究者，均難以駁倒此一地理學基礎之不同高度生態環境適應的邏輯事實。由於邏輯性極強，該論點越見力道，且不斷地經人們傳用而被無數次的強化。Zuckerman認為，在法人統治時期，即有三分理論的基礎，香港大學寮學權威Grant Evans也有相同看法(Evans 1999: 24)。而英國赫爾大學(Hull University)東南亞研究學者Vatthana Pholsena則確認三分論被正式提出使用是在1950年代的王國政府時期。當時因剛剛脫離殖民統治不久，新本土政權亟於以“Lao”一統全國，紮根各族人民之向心力(2002:180)。所以，直接認定寮人革命政權(Pathet Lao)是三分論的創用者，並不真確。急欲推翻王國政權的共黨革命團體之所以延用三分論，主要是以其一，用地理科學標準分類，可以服眾；其二，藉此去掉諸如Khaa（奴隸之意，多指高山族群）和Meo（以叫如貓聲之名，指稱Hmong人）等的歧視用語，以贏得認同；其三，正如前引Chaz'ee和Pholsena之說，三分各類均有“Lao”為前置，方便宣揚國族團結道理(Zuckerman 2010: 15)。

然而，三分之論在共黨正式取得政權之後不久，卻公開表示應以揚棄，因為，革命過程中，反王國政府團體曾向多個族群保證，將來要承認各族的位階同於主體寮人，所以，必須每一族群均獨立承認，而非籠統的大類三分(Pholsena 2002: 185)。就在共黨政權成立之後六年，1981年寮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召開「少數族群會議」(the Conference on Ethnic Minorities)，宣布停止使用三分體系，因為它無法反映事實(Jigyodan and Sathalanasuk 1999: A6-1)。只是，幾乎所有研究者（如 Satoshi 2004：134；Jigyodan and Sathalanasuk 1999：A6-1；Zuckerman 2010：13；Pholsena 2002：185；Kingsada 2011；Engvall 2003），都和筆者一樣，一入田野，很快地就察知三分類仍遍存於受過基礎教育的寮人認知世界中，有的公務單位也照樣繼續使用。前論Zuckerman主張的區位地理生態高度邏輯，顯然多數人易懂易解，以致通用至今。事實上，不論是Edmund Leach的古典緬甸高地社會形構(1954)，抑或James Scott最新的大陸東南亞高地Zomia庇護所理論(2009)，均已指出此一中國南境外的高低生態落差大塊陸地之上，單



一文化或單一語言，絕無法自成人類故事。穿越多種語言文化的宏觀認同，處處可見。因此，必須以此一視角端看如緬甸之Kachin語群團體與Tai-Shan語系政體間具充分人際互動意義的共織社會（Leach之論），同時，亦應據以理解為何名義上多族群存在之廣大高地，可以充當急難之時相互接納援助的場域（Scott之論）。據此，我們可以想及，寮國人民並非隨意背誦三分論調，然後無理述說。基本上，那是一種生活經驗的答案，同生態地理的居民，大家總是來來往往，互通有無，因此可以將之統括成一大群。在寮國，細部的族群知識或許是一大難題，但，廣體的三分族類說法，卻早已根生蒂固了。

到了1980年代中葉，又出現了新的族群分類神秘事件。當時寮國學術人才缺乏，因此，請來了越南專家協助，結果據稱有820種自我宣稱的群體出現。專家們認為，其中有不少是同族不同名重複宣示，也有一些根本就誤認。但，這820種是什麼，也沒有人知道。後來經過整理，專家團隊提報了68族給中央，卻同樣遭到從未公布的命運。自1983年起始，及至1985年完成的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政府未對820或68給予任何說明，卻公告了47個族名外加7個外國人團體(Schliesinger 2003: 59-66; Evans 1999: 78; Pholsena 2002: 185)。同一年稍後，政府再次提出47族（族名略有調動）的分類官方說法。47族的公佈，形式上終結了過去三分類的架構，然而，誠如上文所述，即使今日，在田野地問到寮國有哪些族，城鎮居民受訪人仍多以Lao Loum、Lao Theung、Lao Soung回應之。政府在1995年之時，仍維持47族的推說。自此之後，年年有傳言即將要重新公佈新的族群分類，卻都不了了之。到了1999年春天，寮國國家建設前線所轄的族群研究部門(Lao Front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s Research Department on Ethnic Groups)派出官員至各地收集資料，為期四個月，縱使這些調查者僅是出發前短暫幾天講習，而從未受過正式訓練，加上他們的重點又是人口而非族群識別，但最終還是先呈報了55族，再降6族而成49族(Pholsena 2002: 185-186)。維繫了十年的47族推估數字，自此增加了2族。再過了些時候，2002年之際，有政府委員會向中央提報新分類表，但內容為何，並未得知(Schliesinger 2003: 71-72)。官方不停的分類，分了之後，不論公佈與否，均只停留於「分」幾類的層次，或

者都是推估概說，寮國政府並無如中國越南一般，立刻可以據之將族群數量法制化，並且在地方行政上實踐之。

位於首都永珍的寮國國家博物館(Lao National Museum)展有該國各族的訊息，可以觀看抄錄內容，但，不准攝影(圖1)。一進大門即可見族群展區的標題寫著「一個國族 衆多民族：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多元族群」(Many Peoples, One Nation: Ethnic Diversity in the Lao PDR)。下頭的文字為：「寮人民民主共和國是全國大約50個族群，150個亞族，以及更多氏族、部落或家族群體共同的家。這些多元人群源自寮泰、南亞、漢藏、以及藏緬等四個語族」(The Lao PDR is home to a wide ethnic variety, comprising around 50 main groups, 150 subgroups, and still more clans and tribal or family group. These diverse peoples derive from four major linguistic families: Lao-Tai, Austroasiatic, Sino-Tibetan and Tibeto-Burman.)。原以為49已是定論，但，代表國家的博物館展示內容，卻多出一個，而且充滿諸如「許多」(many)、大概「around」等的不確定語氣。在介紹各個語族之內的族群時，也用「某些」(some)字詞作為標題。例如，「某些/一些漢藏語族的群



圖一：寮國國家博物館外觀 謝世忠攝於2012-04-07

體」(Some Peoples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Group)，或者「Some Peoples of the Tai Language Group」(某些/一些泰語族的群體)等。到底有多少族，國家顯然很想知道，但，無奈總難以確定。大約、大概、許多、某些等等籠統語彙，出現於統計國家族群種類的正式公告上，這在體制嚴密的中國或越南社會主義國家中，幾乎不可能見到。尤有甚者，展示看板上，理論上早被共黨政府廢止的三分類Lao Loum (Lowland Lao / 低地寮人)、Lao Theung (Upland Lao 高處寮人)、及Lao Soung (Highland Lao 山頂寮人)，在此公然地與Lao-Tai Language Group、Some Peoples of the Austroasiatic Group及Sino-Tibetan & Tibeto-Burman Languages Groups等三組系統並置現身。問及館內服務人員箇中道理，答以，「這就是寮國啊！我們本來就是三分類啊！以前如此，現在也是啊！」在寮國，政府政令的實踐與否，或者效能評估機制等事務，均未上軌道，所以，在族群範疇上，一方面國家不可能細節草根人們的身分認同，另一方面甚至政府自己也還留於早被認為不合時宜的三分類法思維而不覺有大關係(圖2、圖3、圖4)。

除此之外，學術或研究者的分類，在寮國獨立之後，亦未曾中止。其中較著名者包括Karl Gustav Izikovoitz、Pierre-Bernard、Frank M. Lebar、美國政府、Joel M. Halpern、Hoai Nguyen、Nguyen Duy Thieu、總部位於美國德州達拉斯的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及Laurent Chazée(2002)等。他們的分類數字有25、42、44、36、49、41、38、90、54及132不等(Schliesinger 2003: 42-44, 73-110)。

從十九世紀早期的探勘/冒險家算起，以迄今日，百年來的寮國族群分類，已不下有數十種版本。國內國外，政府民間，學術非學術，在在表達了興趣，並通通加入工作。這些分類版本說法，成了特定的族群知識。該等知識單元除了置建者之外，或多或少影響了部分知悉者的想法。然而，對於寮國官方和一般人民來說，族群知識往往不是難以行政實踐，就是距離遙遠，難解其意。換句話說，寮國多元族群是事實，簡單的三分說，雖邏輯堅強，方便記憶，多數人卻也說不了幾個各大項之下的支系人群(依筆者田野經驗，一般寮國人，大體上只能說出低地操泰語系方言的Lao和Lue人[即中國所稱的傣族]，中海拔山地講南亞語言的Khmu[即中國所稱的喀木人]人，



圖二：永珍寮國國家文化園區展示低地寮人宗教寺院 謝世忠攝於2010-07-19



圖三：永珍寮國國家文化園區展示高處寮人住屋 謝世忠攝於2010-07-19



圖四：永珍寮國國家文化園區展示山頂寮人住屋 謝世忠攝於2010-07-19

以及高山地區的Hmong和Akha族〔即中國所稱的苗族和哈尼族〕，以致到了現在，「分類」仍難以影響人民生活。也就是說，寮國的「自然族群分佈狀態」，並未被族群分類所波及，政治力量太弱，縱使政府公布了分類，尚無力如中國所為一樣，可以依此調動人民的認同。簡單言之，中國的55少數民族堅實地進入法政規制，無人可抵。而寮國從中越二國學來分類，民間或外國人的建置姑且不論，自己國家機構的公告或半公告族群系統，根本上僅是形式，它代表國家掌握了所有人民，但，實質上卻無法於法政實踐上產生效能。

在此一景況下，今天，任何學者、來訪者、觀光客前往該國，即有百分百機會自己認識自然族群。上文所舉之各種分項，包括官方所為者，幾乎均難以影響來人的認識機制（不若至中國旅行的外國人，必有某種管道知道該國有55個少數民族，而身臨各地，也會有許多人自己報出55個之一的民族歸屬。越南的54族情況類似）。因此，造訪寮國各地的心靈自由程度極高，四處是「驚奇」（因為，以為自己發現了某某特殊族群。筆者遇著幾次歐洲單車背包遊客，即多有發表過類此心情），而它也成了極具真實性(authenticity)想像的觀光特色(MacCannell 1999 [1976]; E. Cohen 1988; Wang 2007: 789-804; Martin 2010: 537-554)，走膩了基礎建設完備之旅遊地點的西方客，自然對此一「原相」國度趨之若鶩（參考謝世忠 2007, 2012a）（圖5）。顯然，族群的「多元」縱使朦朧，總充滿觀光探奇想像，至於族類的「三分」，哪怕極其清晰明瞭，也超越不了自然人群處於無外界障礙景況下的認同世界。

### 三、北方族群景觀：Luang Namtha 與 Muang Sing

寮國的「開發」程度，一般的理解是中部的首都Vientiane（永珍〔萬象〕）和舊王都Luang Prabang最「進步」，其次南部Savannakhet和Pakse，再次北部Udomxay和Luang Namtha，最「落後」地區為東北的Phonsaly。本文的敘述對象為排居倒數第二的Luang Namtha。

Luang為「大」之意，Nam為河流，全名即為「廣大的Tha河流域」。Luang Namtha為寮國的一個省，省會城鎮即以同名稱之，中國人多譯稱為南塔。從Vientiane出發，飛行約一小時可抵Luang Namtha。Luang Namtha機場很小（圖6），過去每星期只有二班飛機往返Vientiane。這幾年進行整建機場，2008年完工，雖還是迷你規模，但已有更新，班次也漸次提高到一天一班，期待吸引更多觀光人潮（謝世忠2012a：35-36）。

Luang Namtha鎮沿河左岸建立。舊城位於南面，機場即在附近，新城則在往北八公里處。新城區原為農地，政府徵收建城，省的行政機構全設於此。Luang Namtha的南傳佛教寺院並不多，舊城和新城內各有一座，新舊城間馬路邊村內有兩座。新城往北過橋向東，建有一座，機場以南十公里還有一座。林林總總加起來，不過六個佛寺。這個數字和新舊首都Vientiane和Luang Prabang各有數十座相比，簡直天壤之別。

佛寺不多，直接告知了族群分類與分佈的景況。在寮國，操泰語系方言各族群如主體Lao人和源自中國雲南Sipsong Panna（中名西雙版納）地區的Lue人，多數信仰佛教，此外，居處中海拔甚至接近平地操南亞語系的Khmu人，也是信徒。Luang Namtha 六個寺廟，位居最南



圖五：寮國舊都Luang Prabang 四處可見的西方背包客型觀光  
謝世忠攝於2010-04-08



圖六：修建之前的寮國Luang Namtha機場僅供此類12人座小飛機起降  
謝世忠攝於2006-02-15

者為Khmu村落擁有，最東過河者為Tai Luc佛寺。舊城區內該寺與通往新城區途中的二寺，均是操泰語系的Kalom人（該族大多數自認和Luc人很接近，也與泰國清邁一帶被稱為Tai-Yuan或Khon Muang [城鎮人家] 群體關係密切。部分族人移居至北美洲之後，的確各項人際關係發展均以Luc人爲主要對象，從而與主體Lao人反而有所距離）村寨所有。簡單地說，Luang Namtha傳統上很少有主體族群Lao人的分佈，現在所見者，全是由南方尤其是舊王都Luang Prabang遷來作生意或任職公務。新城區內的佛寺，在鎮北坡上，寺院建築鐵皮爲頂，顯得破舊，寺內設施亦是空洞，出家人數目更是寥寥無幾。這座佛寺係新城成立後勉強建立者。搬入城內居住或工作者，平常少有人前往禮佛（按，四月份佛曆新年時，才見有較多人潮趕擺拜拜 [「擺」爲泰/僚語“pay”譯字，意指「前往」。雲南人在清代時期即已如此稱用，「趕擺」即是前往禮佛之意]），因爲原來分布於城鎮（本爲農田）周邊的族群，多爲操泰語系，卻信仰泛靈的Tai-Dam（黑泰人；不信佛教），他們入城工作，不必理會也不需考量是否有佛寺在旁（按，佛教族群如Lao和Luc人村落內，至少必有一座村屬佛寺）。

總而言之，Luang Namtha城的大宗族群爲Tai Dam、Kalom，以

及Khmu，其中Tai Dam最為多數。典型低地水稻佛教泰語系族群就只有一個Tai Lue村落。他們係自東北方的Phonesaly（中文稱豐沙里）（按，該區為今寮國生態人文景況維持最為傳統之地，其地大部分原為Lue人Sipsong Panna王國的轄區，中法天津條約割讓給法國，成為法屬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的一部分〔謝世忠 2008；Pholsena 2006：43-64〕）遷來。稍遠近山處，則有兩個Hmong-Mien或苗瑤語系的Lantan（中國習稱藍靛瑤）村落，至於藏緬語系的Akha族（中國官稱哈尼族，惟雲南人和哈尼族人自身均喜稱為僂尼族）傳統聚落，則更入深山。筆者作為一名田野工作者，連續幾年（2005、2006、2009、2012）均前往該地，幾回下來，終於整理出上述的自然族群分佈景況。當然，誠如前面提及，城內有不少來自Vientiane和Luang Prabang之Lao人公務員、商人，以及從外地至此的Lue人小生意店家。他們均是佛教信眾，但卻不太願意以前舉街角之鐵皮佛寺為儀式對象（只有大節日時，不得不上去一趟），而Kalom與Khmu寺廟又相對陌生，唯一較熟悉或可勉為接受的Lue村卻嫌太遠，因此，多半就在家裡佛龕邊，掛放功力高強佛爺照片，佈置莊嚴，直接取代了寺廟功能。他們心中認同或心儀的佛寺，仍是自己原鄉村內的該座，或者如Vientiane和Luang Prabang等大城市被認為發展有望的金碧輝煌寺院。Lao人移民既為Luang Namtha地方上的「少數」，縱使號稱國家主體族群，也只有承認現實，至於佛事相關生活，就得各自設法打點處理了。

自Luang Namtha往北驅車約兩個半小時，可至寮國極北小鎮Muang Sing。Muang Sing原是一Tai Lue人的muang（山間盆地）類型小王國，其王室由今緬甸的Keng Tung遷來。Lue人是統治者，山區各族皆納貢服務。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法人探險至此，王室幾經抵抗，最後逃亡北方Lue人大本營Sipsong Panna（今中國之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小王國滅後，不久法國人即正式殖民統治包括Muang Sing在內的今越、寮、柬三國全境（Thipmuntali 1999；謝世忠 2008, 2009a；P. Cohen 1998；Gunn 1988；Keyes 2008：13-53）。

想到曾是Lue人王國，就可能讓人以為當地多是Lue人村落。事實上，環Muang Sing舊王城所在附近約六公里半徑之內，的確有十幾個Lue村。但與這些Lue村交錯存在者，還有數個Tai Nuea（北泰人）和



Tai Dam（黑泰人）村。再往外二、三公里，Hmong和Iu Mien村林立。又，內山及靠山沿邊地區Akha原有或移居村落多達50個。換句話說，Lue人、Tai Nuea加Tai Dam、以及Hmong加Iu Mien等的村落數目，分別都為十來個，在社區擁有量的資源上，Lue人、其他Tai系團體、以及山區民族等三類群平分秋色。至於人口量計的多數族群，則應非Akha人莫屬(Rattnavong 2008: 259-276)。Lue人雖非絕對多數，卻以占著壩子盆地平原之優勢，成為廣大地域的統治者。

Muang Sing主要有Sork和Youan兩條河流，自北貫穿，全區因此分成三大塊。位於左邊之Sork河左面和兩河中間區域，幾乎全是Akha村落。其它Lue、Tai Nuea、Tai Dam、Hmong、Iu Mien等族，則都集中於Youan河中下游方圓約五平方公里之處。這種族群分佈狀態，自法人佔有之前即是如此（除了近幾年陸續有自山區被強制遷來之Akha和Hmong新村落夾雜其中之外[Cohen and Lyttleton 2008: 117-142；Rattnavong 2008]）。由於包括Lue人王國、法國殖民者、寮王國、以及共產寮國在內之各政權，均未有如中越般建立起「族群國家化」(nationalized ethnic group)的法制政控系統，因此，自然族群分佈狀態就一直平穩持續。今天，外人來到此，租個自行車，花上二個白天，各族聚落均可造訪。走訪過程即如行走於自然一般。自然山川田園和自然族群就在身旁，而大部分時間裡，代表國家的公務人員與機構，則似如形影無。看不到專權政府代表人在此指揮決定住民的身分認同，自然族群樣貌順勢保存。有些在地商人從泰國一方學到「涉險觀光」(trekking tour)的攬客方式(E. Cohen 1996a[1982] and 1996b[1989])，主打帶領觀光客深入各族村落，感受真實的民族生活，但因外來人欲看到真正部落實在太容易了，根本不需勞煩導遊，所以，生意始終清淡。

#### 四、北方的「國家族群」：Luang Namtha省立博物館與 Muang Sing舊宮文物館

上文多次述及相較於泰越兩大強勢國族——國家，寮國是為一

弱勢的當代國家。她的弱勢，在少數族群議題上，直接反應於前節提到之族群分類的不確定性，以及族群政策有效推行的遙遙無期（例如，明明傳統三分類已於三十數年前就被宣布不適用，甚至使用者可能面臨反革命的指控[Pholsena 2002: 185]，直至今天，政府人民仍舊續用，也從未聽聞有誰因此受到處分。又如，國際人權團體擬欲了解寮國婦女權利的景況，無料卻發現全國到底有幾個族群，生活於何處，官方和民間兩造對此都模糊不清，更遑論獲知兩性關係的資訊了[Mann and Luangkhhot 2008]）。國家到底有幾族，拿捏不準；分了類，又因配套措施（即行政管理機制）的闕如，而不敢公佈。各地的族群祭典儀式活動，幾乎全是族群村落自身的「自然性」或「傳統性」展現，而絕少看到公家要素的介入（如在強大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或者高度資本主義民主化的台灣，均常見到的政府出資、內容指導、或官員充當貴賓等）。

不過，寮國畢竟是一當代社會共產主義國族——國家。國族——國家的特性之一，就是相當程度上國家統治者總是設法將人民「同形質化」（例如，創出共祖神話、特定意識型態超越族群認同、以國民教育強制教學單一國語、或製造出舉國景仰的英雄人物等 [Obeyesekere 1995: 222-247; Yoshino 1998: 13-30; 謝世忠 2002: 3-39]），以「大家為同一類人」之想像，來確保對國家的向心效忠。寮國自然也不例外。只是該國國力不足，看不到國家力量服務人民效能的展現（該國交通非常不便，郵電公共服務甚為有限，學校亦極其簡陋，凡此，對於已開發國度人們來說，實屬一難以想像的「落後」情況），因此，國族——國家負責人只有另類設法，那就是讓公立博物館表達族群國有的事實。不僅位於首都永珍的寮國國家博物館(Lao National Museum)如此，包括居處邊陲的Laung Namtha和Muang Sing兩地的館舍也是一樣。

Luang Namtha省立博物館位於該省文化研究所旁邊（圖7），係一棟綠色屋頂仿古建築。博物館甚少有參觀者，一方面當地人沒有造訪動機；另一方面，外來觀光客多只是路過該市，下一站的邊境Muang Sing小鎮才是目的地，所以，目標不會在此。館內擺設相當簡單，且不具有恆溫恆濕或其他博物館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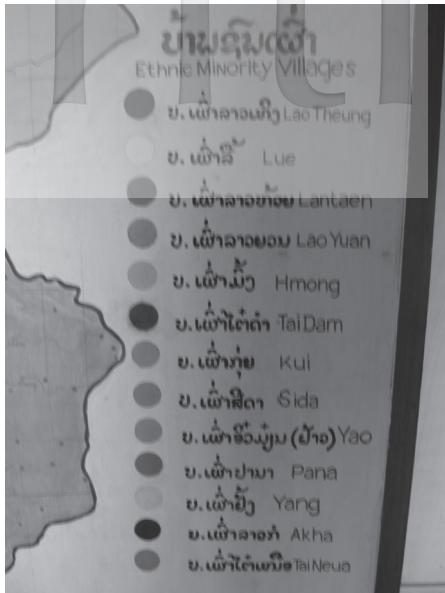
典藏展示設備。入門即是一寮國地圖，再來為Luang Namtha省圖，並標有Lao Theung、Lue、Lantaen、Lao Yuan、Hmong、Tai Dam、Kui、Sida、Yao、Pana、Yang、Akha、Tai Neua等十三族名（圖8）。牆邊則倚放幾個大型考古石器標本和三個銅鼓。全場最豐富的展示即是依族陳列的衣飾櫥窗，以及各項生活工具。

族群衣飾櫥窗有Lantaen (Lao Houei)、Yang、Lao Yuan、Khmou Kouene、Kmuou Lue等族的代表幾件。而放置地上之如織布機、魚筓、簍子等生活工具則未標示族名。另外，空檔牆上貼有部分族群的單人照或多人合影圖片，照相的背景多為Luang Namtha地圖，少部分為村寨場景（圖9、圖10、圖11）。此外，還有幾張共黨革命之時的歷史照片，以及重要政黨或地方領袖圖像。

博物館一切雖可稱為因陋就簡，然卻印製有一份品質頗佳的英文摺頁名為“Luang Namtha Museum: 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南塔博物館：收藏品導覽手冊）。該介紹摺頁除了呈現有省圖，以及地區歷史發展表之外，另附文字說明該館計有自然史、考古文物、以及族群服



圖七：寮國Luang Namtha省立博物館 謝世忠攝於2005-02-12



圖八：寮國Luang Namtha省立博物館  
展示該省各族名稱圖  
謝世忠攝於2005-02-12

飾(ethnic costumes)三個展區。其中「族群服飾」區的介紹彩圖，文字並茂，最為詳盡。摺頁把族群分為Khmu、Tai、Hmong-Mien、及Tiketo-Burman等四個大類屬，各類屬分別包括Khmu Kouene、Khmu Yuan、Khmu Lue（以上第一類）、Yang（又稱Nhang、Nyang）、Tai Yuan、Tai Lue、Tai Dam、Tai Nuea（以上第二類）、Yao（又稱Mien）、Hmong、Lanten（以上第三類）、Akha（第四類）。這些族群的分類基礎為何？摺頁並未說明，每一族名之下，只見服飾特色的描述。

比較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一間規模如此有限的博物館，在有呈現Luang Namtha地區族群種類之處，諸如地圖資訊、服飾櫥窗，及廣告摺頁等三個代表性展示範疇上，卻提供著相當不一致資訊。地圖上的Lao Theung、Kui、Sida、Pana等族，不見於櫥窗與摺頁。地圖與櫥窗拼成Lantaen，摺頁則為Lanten，櫥窗的介紹則另寫有「Lantaen又稱Lao Houei」。地圖列了13族，摺頁的族群數字亦同，但兩相比較，即發現部份種類名稱有所出入。例如摺頁的Khmu Kouene、Khmu Yuan、Khmu Lue等就不在地圖資料上。另外，摺頁列有不少特定族群的又稱（如Yang也稱為Nhang、Nyang），地圖和櫥窗卻沒有類似資料。總之，同一公立的族群文化展示單位，卻四處顯出其族群分類知識的不協調性。工作人員或沒有查覺，也或知曉，但並無「求證、更改、或統一」的動機。官方沒有「同調」的族群分類與稱名，在Luang Namtha 博物館例子上，顯露無疑。



圖九：寮國Luang Namtha省立博物館族服展示牌 謝世忠攝於2005-02-12



圖十：寮國Luang Namtha省立博物館展示Lantaen族服櫥窗  
謝世忠攝於2005-02-12



圖十一：寮國Luang Namtha省立博物館展示Kmou族服櫥窗  
謝世忠攝於2005-02-12

Muang Sing的Tai-Lue舊王宮，和世上許多過往皇家遺留的結局情形類似，均被改成博物館（圖12）。Luang Prabang寮國舊皇都宮殿改裝的博物館，因傳統王權力量大，加上又是重要的當代國際觀光地點，所以，頗具規模。而位處偏區之Muang Sing小國，當然王宮樣態原就迷妳，現在的博物館設備，相較上自是簡單許多，參訪人數也稀少。Muang Sing博物館既然原本王宮，其外型一定比其他村寨屋舍突顯，但因內部陳舊殘破，以致直接減低了整體的吸引力。博物館有兩層樓，樓上展示王室文物，不准攝影。樓下則為Muang Sing地區的各族群物質文化陳列室間。陳列的方式就是將同一族的文物，如背簍、盤子、杵臼、罐子、蓆子、葫蘆容器、魚筌、勺子、鋤頭、鎌刀、織布機、紡紗機等等，放在一起（圖13、圖14、圖15、圖16）。這些展品可任人拍照。詢問服務人員樓上下拍照規矩不同的理由，回答說是上頭規定。事實上，上層展示文物更比下層稀少空洞，不能攝影充其量只是反映出樓上王室與樓下平民不同位階的潛在思維罷了。

與Luang Namtha 省立博物館的作法相同，Muang Sing文物館亦是將一寮英兩種文字並列的族名牌子，置於各特定族群文物之前。這些族名有Phao Thai Lü、Phao Yao、Akha·Igor、Thai Neua等。將之與Luang Namtha館相比，即可發現Luang Namtha的Lue 或Tai Lue，在Muang Sing成了Phao Thai Lü；再者，前者的Yao（又稱Mien）、Thai Nuea、Akha，在後者則稱為Phao Yao、Thai Neua、Akha·Igor。“Phao”寮語意為「族」，加上了該字，多少傳達出族群的整體性意



圖十二：寮國北部Muang Sing舊王宮地方博物館 謝世忠攝於2006-02-13

airiti



圖十三：寮國北部Muang Sing舊王宮  
地方博物館展示廳  
謝世忠攝於2009-04-14



圖十四：寮國北部Muang Sing舊王宮  
地方博物館展示部落族群人像照片  
謝世忠攝於2009-04-14



圖十五：寮國北部Muang Sing舊王宮  
地方博物館展示桌上之各族文物  
謝世忠攝於2009-04-14



圖十六：寮國北部Muang Sing舊王宮  
地方博物館展示Phao Thai Lu族人文物  
謝世忠攝於2005-02-14

涵。Akha與Igor同指一族，只是兩稱各有人用，基本上前者為他稱（按，依泰語的譯稱，有奴隸之意涵），後者為自稱。不過，這幾項落差還不是最為關鍵者。筆者認為，Tai或Thai字的使用，更為有趣。一般而言，“Thai”係專指泰國(Thailand)的Thai，亦即，凡泰國國族—國家架構下之泰人、泰語、泰文化等等，即以Thai稱之（Keys 1976, 1987；謝世忠2002）。至於“Tai”則泛指所有語言學上之泰語系範圍，包括泰國（典型Thai人）、寮國（典型Lao人和Lue人）、緬甸（Shan或掸族）和越南北部若干群體（如黑泰人、Thay等），以及中國的傣、水、布依、壯、侗，和黎等族。不過，大體只有人類學或民族家才具此一類分知識。在寮國，一般人多稱境內的Lue人為“Tai Lue”，而不是“Thai-Lue”。將之文字化時，到底用那個字拼出[tai]，顯然Luang Namtha與Muang Sing並未統一（雖然後者為前者行省內之區域鄉鎮，卻大機關用Tai，小單位則採取Thai）。而寮國的中央公部門如國家博物館，全數用了Tai稱，但，卻也規範不了邊城大小鎮在Tai與Thai的分類矛盾問題，國家統治或督導力量之有限，由此可以窺見一二。總之，Muang Sing文物館的展示，反映出該單位策展者，充分納入了集體性各族的思維：即，以「族」(phao) 統稱之，不忌使用Thai，以及他稱自稱並用（按，或許是該區Akha人數眾，因此特尊重其“Igor”自稱）（圖17、圖18、圖19、圖20）。多位學者同意寮國政府對Muang Sing的直接統管力量有限（如謝世忠 2012a；P. Cohen 1998），因此，該地呈現了相當自治性的生活觀念。公立文物館不止代表地方行政，它亦是國家代理者之一。Muang Sing與Luang Namtha的國家族別界定，同一省份，兩距不遠，竟有不小差異，該國社會文化與族群分類方面的鬆散景況可見一斑。

## 五、並置？競爭？或強制？

到過寮國的人，一般印象就是「人民非常友善、農村純樸，可能是世上少見之沒有商業功利的地方」。這份印象可從網路旅遊心得中獲知，也能在田野中與觀光客（絕大多數為西方人）交談取得答





圖十七：寮國北部Muang Sing鎮上Tai Lue人  
前往佛寺禮佛隊伍  
謝世忠攝於2005-02-15



圖十八：寮國北部Muang Sing地區  
前往參加慶典的Igor族人  
謝世忠攝於2005-02-16



圖十九：寮國北部Muang Sing地區Igor族人  
參與Tai Lue人新年慶典活動  
謝世忠攝於2009-04-16



圖二十：寮國北部Muang Sing地區各族孩童  
謝世忠攝於2006-02-13

案。筆者多次造訪該國，發覺她根本不似中越典型的威制型社會／共產主義國家。在寮國，平常感受不到國家代理人的存在，路上難得一見軍警或公務人員在「管理」人民，進入政府機關辦事，好似也不必經複雜的官僚程序。明明經濟已為泰、中兩國掌握（到處是兩國進口商品，基本上北部省份中國移商和產品充塞，南方則是泰國力量的天下），卻少有人顯現出危機意識。總之，全國似乎鬆散成一片。

「泰國係一鬆散的社會結構」之說（原出於Embree 1950），（因為行雙系繼嗣，缺乏單系強制性文化價值，又信仰佛教，現世虛幻，不需在意標準、規範、界線及世俗觀念），在人類學界爭議不大（參謝世忠 2008：507-531）。寮國人類學研究才正起步（見Charles F. Keyes 對 Grant Evans [1998]著作的推薦說明），縱使每三年一次的泰學研究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屆屆均見部分寮國研究文章發表，甚至自2005年起，每二年一回開辦寮學研究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o Studies)，此一亞洲窮國的焦點更為突顯（參謝世忠 2012a：25），然，目前國際學界，仍尚未有人系統性地完成了泰寮兩國社會結構的比較，或者宏觀微觀兼具的以泰國經驗全面性地再識寮國。

惟依筆者之見，在寮國主體族群Lao人僅占全國半數不到的景況下 (Evans 2002)，欲知寮國是否有一單一性或整體性的社會結構，恐怕仍須長期田野投入，方可達成任務。不過，雖然如此，單從目前吾人所能掌握的國家展現面向，以及人民對這些面向的感應觀之，以「閑逸放任」形容寮國，似不為過。

想要追求「真實性」(authenticity)的觀光客，到了寮國北部Luang Namtha或Muang Sing，只消租騎腳踏車，一、二日繞境，即可逛個四、五個不同族群村落。信仰佛教者有寺院，不信佛教者有傳統村寨。至於外來要素如西方基督宗教教堂聚會所，在該地則甚為少見。所以，抱有尋找「自然、原始、傳統、神秘」想像的訪客（參謝世忠 1994），多半能獲取相當程度滿足感。在西方背包客出現之處，只消稍稍探問心得，必是得到看見多元族群原始風貌的讚嘆評論。

以Luang Namtha為例，從新城區騎車往南，八公里到舊城

區。入城之前有兩個Kalom村，各有一個佛寺（圖21）。城內多數居民也是Kalom，但離開鎮上再往南兩公里，就有Khmu村在旁，也有佛寺。Kalom為Tai語人，Khmu則操南亞(Austro-Asiatic)或孟吉(Mon-Khmer)語言。兩相臨居，長久如此，彼此也知誰是何族人。在Muang Sing的情形亦同。從主街往西，村落林立，先是Lue人，再來即為同信佛教的Tai Nuea，以及信仰泛靈的Tai Dam。在此一國度內，左鄰右舍是異族村，稀鬆平常。有一次在Muang Sing鎮外道路遇上約10名小學生，他們要求替其拍照，筆者就順便問及族屬，結果每一位均輕鬆回答。他們分別屬於5個不同族群。筆者強調「自然族群分佈」，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各族群成員感覺自由自在，寮國北部景像如此。也許有人會想像從一般都市社會學或族群人類學角度所看到的紐約、洛杉磯族裔眾多之複雜特定現象，如階級層化(stratification)、資源競爭、政經壓制、人口迫遷等(Jenkins 1988)，應亦可轉用於Luang Namtha和Muang Sing多族毗鄰關係的觀察基礎。然而，誠如筆者再三強調者，「鬆散型」社會結構與「閑逸型」社會主義政權，再加上常保自然分佈狀態，寮北族群現象終究無法以典型社會學、人類學概念理論來予以說明。

一般政治學與政治人類學理解下的強大當代國族——國家，並未出現在寮國。國族——國家力量弱小，不易使地方隨國家波動，各個族群延續歷史的分佈，自然地維繫特定的族群關係相處模式：面對異族卻無明顯的「異族感」。各族並置存在於同一土地上，不見政、經、教育等國族——國家強力介入才會出現的當代族群競爭，也少有國族與族群間、國家與地方行政間、及政府與人民間的強制性力量出現事實（按，近年為掃蕩鴉片而陸續將部分Akha和Hmong村落遷至平坡地點，以致造成原地村寨與新設部落間的緊張關係[Moizo 2008: 97-115]，惟未來如何發展，仍待進一步觀察）。的確，就如探險型觀光客至此發現「原始」自然的驚奇一般，帶著標準國族——國家族群關係知識來到寮國，將會訝異地發覺，承自前國族——國家時期的「原來的」傳統，仍然非常扎實的存在。據此，筆者以為，東南亞學人們務須盡棄固執學術，以全新之眼，點滴認識在寮國所見之自然族群型態，才是上策。

不過，寮國雖弱，其國族——國家架構亦在政府有限力量努力



圖二十一：寮國北部Luang Namtha地區Kalom寺院僧侶謝世忠攝於2006-02-18

中，隱然初成。位於首都永珍的寮國國家博物館如此，因而大方公告了50個族稱與語言分類系統，至於Luang Namtha和Muang Sing的兩個公立博物／文物館，亦是典例。後者二館納入了各屬地區的族群分類，有地圖，有稱名，有衣飾文物為證，也有文字說明。寮國國家之下一個行省和再下的一個級區，總共就是有這些族群，而他們的生活與文化樣貌，全在公立機關主事者的操控之中。形勢上的國家官僚階層完整，上下帶位，一層層隸屬。然而，誠如上節所述，各種提及族群種類的資訊分歧，同一博物館內竟有多重作法，而負責人或管理人卻無所感知。這表示該國的族群景況仍未定論，國內外都繼續在類分遊戲中興奮有趣。對社會主義國族——國家來說，「族群景況仍未定論」一事，著實不可思議（例如中國和越南早就法政強勢認定55和54個少數民族了）。但，寮國的確就是這樣。

雖然如此，博物館仍有機會肅立權威，畢竟，教育人民族群分類知識，必須依賴它。但，簡陋陳設的兩館，幾乎從未有居民甚至學校學生前來參觀，館方也不會主動邀請。館內的族群分類設置，多半時間不是閉鎖塵積（如Luang Namtha），就是孤單堆放（如Muang Sing）。少有人會進門學習或求證知識。表面上屬於國家所治理的公立博物館，對在地人民而言，竟是完全的陌生。博物館的官方族群分類從未建立權威性，因為，一來除了理論上早被揚棄，人人卻仍皆知皆用的簡易三分類之外，各館舍的系統均不相一致，二來因人們

不來，以致苦無機會與人民對話，再者國家弱勢，基本上教育不到民衆。反過來說，北部地區的自然族別分佈狀態對政府而言是理想的。因為，在寮國雖曾有過共產革命，然卻少有聽聞族群衝突或對立。換句話說，歷史和當前的自然族群分佈狀態，被人們順理成章地接受，生活中，大眾都輕鬆自在地穿梭往來「異族」村寨。每個人都叫得出自己的「族名」，也知誰人是誰族。這些族存在於自然分佈狀態的情況中，完全不需國家的干預指認。前述Luang Namtha舊城區分為幾個Kalom村寨，但博物館的分類種屬中，卻沒有這一族。Kalom不會去要求館方增列或作出如中國部分被歸類為某一民族之成員曾上書請願期盼獨立成族的行爲 (Cheung 1996, 2004)。同樣地，政府、國家代理者或博物館作業人員，也不曾生成以公共管理甚或公權力量，強制替換校正或正名Kalom族稱的動機。雙方並置存在，互不關係。因此，競爭孰為正統之事既然不曾出現，人民也就難遇被國家強制規範族群認同的壓力經驗了。

## 六、結論

人類學者在學術工作過程中（如閱讀早期遊記或古典民族誌）難免會出現有身歷「傳統」社區的想像。東南亞內陸共產社會主義寮人民民主共和國由上萬農村構成 (Evans 1990；Moizo 2008)，可以說舉國就單屬一個「傳統」。擁有浸染部落農村傳統經驗的學人，只消前往查訪，一抵達即可見遍綠炊煙「傳統生活」田野世界，而族群文化好奇驚喜事多，更可能分秒都處在人類學「多元文化」田野工作狀態。本文「族群自然分佈狀態」概念的提出，即是基於類此體驗的分析取向建言。

理論上，國族——國家總是管制人民細微，及至成功建置成單一國族（如中國的中華民族，日本的大和民族），所以，勢必要有效操控國內多個擁著自我認同之族裔群體(ethnic groups)，以避免族群認同大過國族效忠，動搖國本。然而，寮國卻是一另向的例子。它告訴了我們一族群認同自然存在，國族身影相對模糊，但國之本並未搖

動的現狀故事。其實，不需當代常見的密透細微科層官僚系統，也可維持國家的穩定。寮國左邊泰國，右邊越南，南面柬埔寨。在今日國族——國家界線嚴格劃分的前提下，寮國境內人民不可能轉為另三國成員，他們唯一的國之選擇就是寮國。因此，人人知道自己是寮國人，但它並不影響多樣的族群認同。主體族群Lao以外的各族人，均為寮國的人，但他們顯然並不是Lao，問起族裔所屬，必答“Tai Luc, Tai Dam, Tai Nuea, Mien, Hmong”等等。

本文寮北的多族群分佈與公立博物館之例，敘述了一則在地人民和國家代理人間的「關係」（其實是並無關係）情事。在這個國家裡，族群分類各自表述（不少人知道三分大類之說，但，那與自身日常生活與多族群共生理解的各族知識並不衝突，前者為被教育之後的認知，後者則自然形成。自然形成者感受不到教育習得之身分的威脅，因此，也就不見其他地區看到的類／泛抵抗情況。例如，雲南有一官定民族哈尼族，但，在地人在口語對話上，總稱自己為僂尼族，你若指正對方說應是哈尼族，還會召來怒氣。依筆者的觀察，那就是一種表意式的抗拒心情），不需對話，不成問題。「人民」與「國家」於自然族群分佈和博物館話語中閑逸存在。筆者所舉是國族——國家在族群分類工作上的特定案例。寮國是和平國度，超低犯罪率，觀光客住不到星級旅館，也未有高速公路服務，卻都喜愛有加。事實上，那就是一份對沒有壓力之氣氛的認同。而寮北兩地的族群自然分佈，與似有似無之國家族群分類互不干擾，亦為「沒有壓力氣氛」的另一呈現情景。當然，或許深受制式政治經濟學權力關係影響之論者，會質疑這種「自然存在」和「不需對話」可以維持多久，畢竟國家政體的機器運作在想像中必是力大無窮，可以隨時翻倒現狀。但是，本文所欲強調者，剛好與此認知相反。不至寮國難知該國所謂的國家機器形質，實在不是一般理解的高度資本主義（如西方和東亞已開發各國）或嚴控型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的力量長效輸出且能決定人民生活的景況。換句話說，筆者的研究發現與解釋，並非只在描述一時的現象。研究者想亟欲表達清楚者，就是寮國——寮國就是如此。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芮逸夫。1972a(1942)。〈中華國族解〉，收錄於《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頁1-10。台北：藝文。
- 。1972b(1964)。〈苗人考〉，收錄於《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頁159-176。台北：藝文。
- 謝世忠。1989。〈中國族群政治現象研究策略試析：以「傣泐」為例的探討〉，《考古人類學刊》第四十六期，頁42-66。
- 。1990a。〈「第四世界」的建構：原住民世界的契機與危機〉，收錄於《人類學研究：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謝世忠、孫寶鋼編，頁177-215。台北：南天。
- 。1990b。〈芮氏民族史的性質及其方法理論建構法則—兼論中國地區族群的歷史過程研究〉，收錄於《人類學研究—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謝世忠、孫寶鋼編，頁373-431。台北：南天。
- 。1993。《傣泐：西雙版納的族群現象》。台北：自立。
- 。1994。〈「內部殖民主義」與「對內自決」的對立：泰國國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北部山地族群〉，《山海文化》第二期，頁17-27。
- 。1999。〈類含與全述／典型與異型：芮氏中國民族誌的半世紀〉，收錄於《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徐正先、黃應貴編，頁319-355。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2002。〈「國族—國家」、共同體、及其解構—評泰國與中國少數族群的人類學研究〉，《亞太研究通訊》第十六期，頁3-39。
- 。2007。〈異、色、毒—北東南亞山地族群的觀光圖像〉，《民俗曲藝》第一百五十七期，頁11-64。
- 。2008。〈雙邊繼承與性別等位—大陸東南亞「泰語系—南傳佛教」的文化基質〉，收錄於《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林美容等編，頁507-531。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airiti
- 。2009a。〈從族裔型國家到國族—國家及世界遊移的適應：跨國境泰語系Lue人族群置位的歷史過程〉，收錄於《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洪麗完編，頁327-354。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09b。〈時空旅行過後的民族學資料：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所藏之海南島黎族物像〉，《民俗曲藝》第一百六十六期，頁315-360。
  - 。2012a。〈菜單泡圈與新殖民者—寮國西方客的鄉愁觀光〉，《考古人類學刊》第七十七期，頁23-58。
  - 。2012b。〈「挫敗」、「歧視」與「控訴」的永續言說：北海道愛努族人的第四世界參與〉，《文化研究》第十五期，頁432-453。

## 二、外文書目

- Buadaeng, Kwanchewan and Panadda Boonyasaranai. 2008. "Religious Conversion and Ethnic Identity: the Karen and the Akha in Northern Thailand," in *Living in a Globalized Worl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dited by Don McCaskill and Prasit Leepreecha and He Shaouing, pp: 59-88. Chiang Mai: Mekong Press.
- Chazée, Laurent. 2002. *The Peoples of Laos: Rural and Ethnic Diversities*. Bangkok: White Lotus.
- Cheung, Siu-woo. 1996. "Repres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G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Guizhou,"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edited by Melissa J. Brown, pp:240-27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4. "Miao Identity in Western Guizhou: Indigenism and the Political of Appropri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mong/Miao in Asia*, edited by Nicholas Tapp, Jean Michaud, Christian Culas and Gary Yia Lee, pp: 237-272. Chiangmai: Silkworm.
- Cohen, Eric. 1988. *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5 : 371-386.
- . 1996a(1982). "Thai Girls and Farang Men: The Edge of Ambiguity," in *Thai Tourism: Hill Tribe, Islands, and Open-ended Prostitution*, edited by Erik



- Cohen pp:249-268. Bangkok: White Lotus.
- . 1996b(1989). “Primitive and Remote: Hill Tribe Trekking in Thailand,” in *Thai Tourism: Hill Tribe, Islands, and Open-ended Prostitution*, edited by Erik Cohen pp:31-66. Bangkok: White Lotus.
- Cohen, Paul T. 1998. “Lue Ethnicity in National Contex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ai Lue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and Laos,” in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86(182):49-61.
- Cohen, Paul T. and Chris Lyttleton. 2008. “The Akha of Northwest Laos: Modernity and Social Suffering,” in *Challenging the Limits: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Mekong Region*, edited by Prasit Leepreechcha, Don McCaskill and Kwanchewan Buadaeng, pp:117-142. Chiang Mai: Mekong Press.
- Culas, Christian and Jean Michaud. 2004.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Hmong(Miao) Migrations,” in *Hmong/Miao in Asia*, edited by Nicholas Tapp, Jean Michaud, Christian Culas and Gary Yia Lee pp: 61-96. Chiang Mai: Silkworm.
- Embree, John F. 1950. “Thailand, a Loosely Structured Social System,”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2:181-193.
- Evans, Grant. 1990. *Lao Peasants under Soci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The Politics of Ritual and Remembrance: Laos Since 1975*. Chiangmai: Silkworm.
- . 1999. *Laos: Culture and Society*. Chiang Mai : Silkworm Books.
- . 2002.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Grows Nest, NSW*. Australia: Allen & Uncoin.
- Gunn, Geoffrey C. 1988. *Political Struggles in Laos (1930-1954): Vietnamese Communist Power and the Lao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Bangkok: Duang Kamol.
- Harrell, Stevan. 1996.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and the Primi Problem”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edited by Melissa J. Brown, pp:274-29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sieh, Shih-chung. 1989. *Ethnic-Political Adaptation and Ethnic Change of the*

- Sipsong Panna Tai: An Ethnohistorical Analysis*. Ph. D. dissert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Jenkins, Lanis H. 1988. *Ethnopsychiatric Interpretations of Schizophrenic Illness: the Problem of Nervios within Mexican-American Familie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2:303-331.
- Kammerer, Cornelia Ann. 1989. "Territorial Imperatives: Akha Ethnic Identity and Thailand's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Hill Tribe Today*, edited by John Mckinnon and Bernard Vienne, pp:259-301. Bangkok: White Lotus.
- Keyes, Charles F. 1976. "Toward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in *Ethnicity* 3:202-213.
- . 1995(1977). *The Golden Peninsula: 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 2008.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States of Thailand and Vietnam," in *Challenging the Limits: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Mekong Region*, edited by Prasit Leepreechcha, Don McCaskill and Kwanchewan Buadaeng, pp:13-53. Chiang Mai: Mekong Press.
- Kingsada, Thongpheth. 2011. "Languages and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the Lao PDR," in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4(9):40-53.
- MacCannell, Dean. 1999 (1976). *The Tourist :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in, Keir. 2010. "Living Pasts: Contested Tourism Authenticities," i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7(2):537-554.
- McCaskill, Don. 2008. "'Fix' and 'Flux': the Transformation of Hm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Living in a Globalized Worl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dited by Don Mccaskill, Prasit Leepreechcha and He Shaoying, pp: 277-318.
- Moizo, Bernard. 2008. "Land Allocation and Titling in Laos: Origin, Problem, and Impacts on Minority Groups," in *Challenging the Limits: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Mekong Region*, edited by Prasit Leepreechcha, Don McCaskill and Kwanchewan Buadaeng, pp:97-115. Chiang Mai: Mekong Press.
- Obeyesekere, Gananath. 1995. "On Buddhist Identity in Sri Lanka," in *Ethnic Identity: Creatio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edited by Lola

- Romanucci-Ross and George De Vos, pp. 222-247.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 Ovesen, Jan. 2004. "Hmo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in *Hmong/Miao in Asia*, edited by Nicholas Tapp, Jean Michaud, Christian Culas and Gary Yia Lee pp: 457-474. Chiang Mai: Silkworm.
- Rehbein, Boike. 2007.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os*. London: Routledge.
- Pholsena, Vatthana. 2002. "Nation/Represent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and Mapping Nationhood in Contemporary Laos," in *Asian Ethnicity* 3(2):175-197.
- . 2006. "From Indochinese Dreams to Post-Indochinese Realities," in *The Mekong Arranged and Rearranged*, edited by Maria Serena I. Diokno and Nguyen Van Chinh, pp: 43-64. Chiang Mai: Mekong Press.
- Pholsena, Vatthana and Ruth Banomyong. 2003. *Laos: from Buffer State to Crossroads?* Chiang Mai: Mekong Press.
- Rattanavong, Houmpham. 2008. "The Changing Livelihoods of the Akha in Muang Sing and Muang Long in Laos," in *Living in a Globalized Worl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dited by Don McCaskill and Prasit Leepreecha and He Shaouing, pp: 259-276. Chiang Mai: Mekong Press.
- Saetern, Choychiang. 1997. "The IU-Hmien(Yao) Ethnic Group: World Experiences," in *Development or Domestic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Don McCaskill & Ken Kampe, pp: 455-469. Chiangmai: Silkworm.
- Salemink, Oscar. 1997. "The King of Fire and Vietnamese Ethnic Policy in the Central Highlands," in *Development or Domestic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Don MaCaskill & Ken Kampe, pp:488-535, Chiang Mai: Silkworm.
- Satoshi, Yokoyama. 2004a. "Forest, Ethnicity and Settlement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Northern Lao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2(2): 132-156.
- Schliesinger, Jochim. 2003. *Ethnic Groups of Laos: Volume 1.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Bangkok: White Lotus.

- Scott, James. 2008.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hipmuntali, Khampheng. 1999. "The Tai Lue of Musang Sing," in *Laos: Culture and Society*, edited by Grant Evans, pp: 148-160. Chiangmai: Silkworm.
- Walker, Anthony R. 1995. "From the Mountains and the Interior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Research among Fourth World Peoples in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orthern Thailand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2):326-365.
- Wang, Yu. 2007. "Customized Authenticity Begins at Home," i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4(3):789-804.
- Winichakul, Thongchai.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Yoshino, Kosaku. 1998. "Culturalism, Rac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iscourse on Japanese Identity," in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Dru C. Gladney, pp. 13-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三、網路資料

- Engvall, Anders. 2003. Ethnic Minorities and Rural Poverty in Lao PDR. <http://swopec.hhs.se/eijswp/papers/eijswp0232.pdf> (2013/7/15 瀏覽)
- Jigyodan, Kokusai Kyoryoku and Kasuang Sathalanasuk. 1999. Lao Health Master Planning Study: Progress Report 1. <http://www.akha.org/upload/documents/situationofethnicminoritylaos.pdf>. (2013/7/15 瀏覽)
- Mann, Elizabeth and Ny Luangkhot. 2008. Women's Land and Property Rights under Customary or Traditional Tenure Systems in Five Ethnic Groups in Lao PDR Land Policy Study No.13 under LLTP II. <http://www.laolandissu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2/Women-Land-Rights-Study-Liz-iv>. (2013/7/15 瀏覽)
- Zuckerman, Charles. 2010. Lao Lum, Lao Theung, Lao Suung: A Few Reflections on Some Common Lao Ethnonyms.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g=&esrc=s&frm=1&source=web&cd=25&ved=OCE> (2013/7/15 瀏覽)